

舟自在行的意象

凌風

朱熹(1130 - 1200)，字元晦，又字仲晦，本籍婺源(今江西)人，因父出仕，徙家建州(福建)，是宋代的理學大家。

朱熹在儒家的地位，相當於天主教神學家亞奎那(Thomas Aquinas, 1225 - 1274)。他從父親受基本教育；到十三歲的時候，父親去世，繼續在三位父執的指教下學習。據說：他天資穎悟；十八歲舉進士，剛滿二十歲，就出仕同安縣僉事。

朱熹約二十歲時，步行數百里，往見已年老的李侗求教。一個少年得志的學者，能如此謙虛，誠篤好學，是他以後成就的原因之一。

李侗(1093 - 1163)，字愿中，世號延平先生。李侗學於羅從彥；從彥學於楊時；楊時學於程頤(伊川)，就是以與游酢同以“程門立雪”知名的楊龜山先生，是二程正宗的傳人。

1158年，朱熹再往晉見李侗。1160年，復去李侗家中客居了數月。朱熹少年時沉潛於佛教禪宗，因三度登門聆教，受李的影響，滌盪清澈，全心深研儒學。他的四書集注，成為以後歷代的正統注解，奠定了理學的發展基礎。

當時佛教盛行，唐代的李翱，致力於融儒佛於一爐。至宋代的學者，更合儒家道家學說，混成禪宗，因有“宋儒非儒”之譏。朱熹等人，力闢佛禪的思想，特別以其談空避世，有違傳統的宗社道德，是不忠，不孝，不仁，不義。而對於禪宗神秀的“修為”，與慧能的“頓悟”，或重坐禪，或談明心見性，都是空泛不切實際。朱熹的思想路線，似乎可以稱為第三路線，即儒家的“明明德”。朱子的主張：

書曰：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聖人千言萬語，只是叫人存天理，滅人欲。...人性本明，如珠寶沉溷水中，明不可見。去了溷水，則珠寶依舊自明。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，便是明處。只是這上便緊著力主定，一面格物，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，正如游兵攻圍拔守，人欲自銷鑠去。

朱子又說：“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”(大學章句)又說：“格至也；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”

“格物致知”，舊儒有幾十種不同的解釋。照朱子在這裡的說法，“格”是至，即是達到事物的至理。可是，我們看見大學的原文說：

物格，而後知至；知至，而後意誠；意誠，而後心正；
心正，而後身修；身修，而後家齊；家齊，而後國治；
國治，而後天下平。

這一系列的進行步驟，似乎不是求知作為學，而是修德，進而治國平天下。這樣，“格”，似乎該是格除的意思，即成了摒除物欲，而後可以達到“智”(古“知”與“智”通)。

觀書有感

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
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

這是說，人為的修德，無論怎樣的拂拭，總不能使心無塵埃，而且會污泥渾濁，只有賴更高的“活水”自源頭來，才可以使方塘如鏡清，映出碧藍天光，潔白雲影。

還有一首詩，寄意也同樣的深遠。

他曾看見閩江或沙江，天旱水淺，行船辛苦，需要用人力牽挽；但到水漲的時候，情形完全不同，舟楫可以揚帆疾駛，水力與人力有何等的不同！他作了七絕一首：

泛舟

昨夜江邊春水生 艤艫巨艦一毛輕
向來枉費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

這兩首詩，雖然都有禪詩的意味，但有其不同處。這既不是自力修持拂拭，也不是頓悟的不認帳，說是從沒“明鏡台”和“菩提樹”這回事，就解決了問題。朱子的解決方法，非自救而是外求，藉源頭活水，春雨泛至。換句話說，是要仰賴他救。雖然朱子看到了塘清，舟行，而有所悟，但不能保證是否達到那理想的地步。

朱元晦先生喜歡用水的意象。但不能知其是否得到。

從歷史看來，幾乎可說沒有人能修養到心清如鏡的地步；據考證：宋朝偉大正直的李綱，在他的日記中，還要存意為自己文飾，其他小人就更不必說了。至如能否“自在行”呢？不僅很多人是有退無進，更不少是船破了；作領袖的，自己沉下去還不說，更連累國家也沉淪不復。可見說是一回事，能將理想付之實踐，到底是不容易的。

在聖經中有水的意喻，是表示潔淨罪和污穢負疚的問題。慈愛的神應許祂子民說：“我必用清水洒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潔淨了。”(結三六：25)

耶穌說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這裡來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經上所說：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。”(約七：38)這是應許祂的門徒要受聖靈說的。

在許多事工上，人可能有理想，有抱負，有計畫，本來是靠自己努力掙扎，用人為的方法，以求組織有所表現，可總是力不從心，難有所成就，筋勞尾赤；但等春雨沛然下降，江河滿溢，就可“自在行”，前後有何等的不同！

事似偶合，船也是基督教傳統的象徵。古時諾亞的方舟，代表基督是唯一的救恩。新約教會以船為徽記，十字架為桅，以愛連結在一起，張起信心的帆，盼望是確定的錨，靠聖靈大能的風運送，喜樂的駛向永恆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